

非诗歌语言的语域变异研究 ——以《纪念威廉·巴特勒·叶芝》为例

王伟

(哈尔滨理工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诗歌语言以日常生活中文雅的词汇为主要来源,但现代诗歌经常从其他语域借用词汇,如地理学、金融学、医学等,假以文体学语域变异的手法,使描写的诗歌意象更加具体化、富有表现力,以突出主题。英国诗人奥登在《纪念威廉·巴特勒·叶芝》中,使用不同语域的词汇,深切哀悼一位划时代诗人的黯然离世,既含蓄地批评叶芝的政治倾向,又颂扬其诗歌的伟大,同时对诗歌的政治生命力提出质疑。本文研究《纪念威廉·巴特勒·叶芝》中非诗歌语言的语域变异现象,深入探讨语域变异对诗歌意象的表达以及突出主题的作用,同时研究语域变异的修辞理据。

关键词: 《纪念威廉·巴特勒·叶芝》; 诗歌语言; 语域变异; 非诗歌语言; 突出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5)03-0084-5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5.03.017

The Application of Deviation of Register of Non-poetic Language

— With *In Memory of W. B. Yeats* as a Case Study

Wang Wei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150080, China)

Traditionally, the poetic language is derived from the daily-used words which are elegant and descriptive, while the modern poetic language borrows words from other registers, such as geography, finance, medical science and others by means of deviation of register to create expressive and meaningful poetic images and to emphasize the theme. In 1939, Auden wrote a poem *In Memory of W. B. Yeats* to memorize Yeats. As a master of poetic language, Auden explores various deviations of register from non-poetic language and creates the poetic images to mourn for the great poet as a forerunner of modern poetry, and meanwhile he also criticizes Yeats' political prejudi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viation of register from non-poetic language with *In Memory of W. B. Yeats* as a case to illustrate how its theme is highlighted, and how the poetic images are created.

Key words: *In Memory of W. B. Yeats*; poetic language; deviation of register; non-poetic language; foregrounding

1 引言

关于诗歌语言与普通语言(或者非诗歌语言)的范畴与界限学术界向来存在争议。虽然诗歌语言主要来源于日常生活,但大多数是文雅、优美的词汇。传统的诗歌不会采用科技、商业、广告或者其他专业性术语。在通常情况下,该类语言被视为非诗歌语言。

语域(register)指“词汇和结构对文体的适应性。在一般情况下,日常谈话、科技著作、法律问题的讨论、商业谈判等会用不同的词汇和句法。换言之,某些词汇和用法属于一定的语域,语言的应用由于语域的不同而不同。如果使用不当,至少会产生不和谐的效果,即出现语域变异(deviation of register)”(王佐良 丁往道 1987: 414)。换

句话说,“语域主要是指一定的语言必然与一定的语境捆绑在一起,不同的语境需要不同的语言”(董洁珍 2013: 122),诗歌的语言也要适合诗歌的语境。在文学作品创作中,语域变异是手段,其目的是突出(foregrounding)主题。在一般的语言环境中,变异的语言会显得突兀、不和谐,正是这种突兀与不和谐使这部分变异的语言能引起读者的特别关注,从而达到凸显主题、情景或者人物的目的,由此获得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在现代诗歌创作中,诗歌语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语域变异现象。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同领域之间的交集越来越深入,现代人的生活状态与心理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复杂的层面,传统的诗歌语言似乎已经不足

以表达当代人复杂的情感。因此,诗人把现代诗歌语言从传统语言中解放出来,从地理学、气候学、心理学等语域里借用词汇、短语、甚至句子,用于现代诗歌的创作中,以使现代诗歌表达得更加形象,更加符合现代读者的心理需求。

英国诗人奥登在《纪念威廉·巴特勒·叶芝》(*In Memory of W. B. Yeats*)中使用大量不同语域的词汇、短语:医学的、海洋的、农业的、天气的,等等,语域变异多以比喻的形式出现,起到突出和陌生化的作用;使作者要表达的情感与思想准确、生动和形象地得到呈现,给读者创造丰富的想象空间。

2 奥登与《纪念威廉·巴特勒·叶芝》

叶芝出身贵族,赞成“优生运动”,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曾经支持法西斯主义,一度公开表示仰慕墨索里尼,这一切使他遭到猛烈的批评。不仅如此,他对工人运动的蔑视态度使他的政治倾向饱受争议。他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于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诗歌语言精炼而又充满灵性,被誉为表达了民族的灵魂。叶芝晚年沉湎于通灵术和超自然冥想,将诗歌的创作源泉归因于神秘主义。1939年1月在批评与颂扬声中叶芝辞世。同年,年轻的诗人奥登写下《纪念威廉·巴特勒·叶芝》一诗,悼念这位伟大的、饱受争议的诗人。

奥登是上世纪30年代英国著名的诗人,对法西斯深恶痛绝,并抨击资本主义的社会诟病,他这个时期的很多作品描写当时的社会矛盾以及重大的社会事件。作为一位伟大的现代派诗人,奥登以其敏锐的观察力以及诗人特有的灵感,使用语域变异将非诗歌语域的语言转化为诗歌语言,将现代工业社会的一幅幅画面描绘成独特的诗歌意象。这种具有现代工业社会画面感的诗歌意象使诗歌的主题思想与现实融为一体,既有诗歌语言营造出的美感,又给读者提供一个无限的想象空间,从而使诗歌的主题在更深层面得到延伸和拓展。在《纪念威廉·巴特勒·叶芝》一诗中,奥登几乎完美地做到这一点。

作为社会名流,叶芝不可能只以诗人的身份存在,对他的评价也不可能抛开他的政治立场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因此,悼念与评价叶芝的切入点成为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如何让读者忘却或暂时忽略叶芝的政治倾向,如何让读者怀着敬佩的心情去缅怀诗人叶芝?对政治同样曾经痴迷的奥登似乎更能理解叶芝的诗歌与叶芝本人,他更希望从一个诗人的角度给出一个公正的评价。

3 语域变异使诗歌意象具体化

诗歌是高度凝练的语言:在极有限的篇幅内以精确的、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创造出一幅幅生动的意象,并以这种独特的诗歌意象来表现诗歌的主题思想。可以说,诗

歌意象是诗歌的灵魂,诗歌意象往往通过描述性语言来构建。奥登在《纪念威廉·巴特勒·叶芝》中以其娴熟的语言技巧与丰富、大胆的想象力,运用不同语域的词汇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使诗歌意象富有内在的张力与丰富的内涵,从而使诗歌表达的情绪饱满,画面栩栩如生。诗人笔下的意向把我们熟知的事物从一个全新角度展示出来,使我们在获得美感享受的同时,加深我们对事物的认知。

传统的田园挽歌分为3部分:首先是祈祷,其次是表达悲痛的心情并评价逝者,最后是接受逝者已逝的事实,并对他的一切表示谅解。《纪念威廉·巴特勒·叶芝》是有别于传统形式的挽歌,不仅仅悼念叶芝作为一个诗人的逝去,也批评叶芝其人其事。在高度赞扬诗人的同时,也表达对诗歌这种文学艺术形式的社会政治生命力的质疑;并且对诗人已逝后,谁还会为他的诗歌辩护产生疑虑。这样的主题思想似乎也蕴含奥登本人作为诗人的忧虑。奥登将传统田园挽歌的最后部分——谅解与哀悼作为全诗的第一部分,借用大量描写自然景观的词汇描写叶芝离世的那天。这种具体的诗歌意象将诗人叶芝的灵魂融入他所热爱的爱尔兰的河山大川里。奥登采用有别于传统诗歌的写作顺序,更能表达叶芝本人所具有的矛盾性。诗的开篇为:

① He disappeared in the dead winter :

The brooks were frozen , the airport almost deserted ,
The snow disfigured the public statues ;

The Mercury sank in the mouth of the dying day .

O all the instruments agree

The day of his death was a dark cold day . (Chen 2007: 200)

这是一组描写自然景观的话语,属于自然景观语域。河流结冰,机场空无一人,漫天的大雪将广场的雕塑变得若隐若现。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冬日景象,了无生机,荒芜寂寥。“自然反照出叶芝之死所引起的情感激荡:寒冷、悲戚,因为叶芝之死正好发生在全年最冷的季节。”(罗达十 2006: 27)这种凋零的冬日景象突出压抑的情绪,使普通自然景观的诗歌意象被赋予特殊的喻意,在交代叶芝辞世时间的同时,也奠定诗歌的基调。Dead(死亡的)与dying(垂死的)通常表示人或者有生命的事物的状态,此处用来修饰时间词winter(冬天)与day(一天),表达叶芝的死使天地动容,从而突出叶芝与众不同;同时呼应第一句He disappeared. Disappeared(消失)表示人的动作,此处用一种动作比喻一个人的离世,没有突出死亡的结果,似乎只是短暂的离开。作为一个有卓越贡献的诗人,叶芝的死令人无比惋惜。奥登此刻所要表达的正是这种无关任何政治的、纯粹的、对一个诗人离世的哀悼。

② The provinces of his body revolted ,

The squares of his mind were empty ,

Silence invaded the suburbs (Chen 2007: 201)

Province(省)属于行政区划语域,此处与表示人行为的词 revolt(暴动)搭配,用以比喻叶芝的躯体已经不再听从他的支配; square(广场)是属于建筑语域的词汇,用来修饰表示人心理行为语域的词汇 mind(思想),并与形容事物状态的 empty(空荡荡)搭配,表达叶芝已经没有了思维、没有了思想,与世长辞了; suburb(郊区)是属于地理语域的词汇, silence(沉默)则是属于人的情感语域的词汇,这些不同语域的词汇组合在一起,通过语域变异的作用,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是城池失守、各地叛乱直至一切都陷入死寂的世界末日的景象,表达叶芝对国家命运的忧虑。

从表面看,词汇的搭配好像不正常或不和谐,但如将其回归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即使 provinces, squares 以及 suburbs 等非诗歌语域的语言转化为诗歌语域的语言,将自然景观的画面转化为诗歌的意象,这种诗歌意象形象地表现出诗人的躯体已经不再受其支配,他曾经的血肉之躯已经离去;同时又暗示诗人曾经为之付出心血的爱尔兰依旧局势动荡。在这一部分,奥登力图使叶芝作为一个诗人而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出现在挽歌中。他借用描写地理的、建筑的、人体的、行政区划的、情绪的语域词汇来映衬叶芝之殇,使叶芝无限的爱和恨与爱尔兰的山河融为一体,描绘出一幅幅悲痛而又寂寥的诗歌意象,巧妙地回避了对他饱受争议的政治倾向的评论,田园挽歌似的哀悼与原谅表现得贴切、自然。

叶芝的诗歌一度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因此其某些作品受到批评。毫无疑问,诗歌具有表达社会政治意义的功能,具有一定的政治、社会影响力。但是,诗歌的政治生命力究竟有多长,作为艺术形式的诗歌与政治的关系又有多深。《纪念威廉·巴特勒·叶芝》是奥登作为左翼诗人转型期的作品,他曾经认为诗歌有政治生命力,而在这首诗中,随着诗歌的延展,奥登借用对叶芝的哀悼表达出他对诗歌政治生命力的质疑。

③ But in the importance and noise of to-morrow

When the brokers are roaring like beasts on the floor of the Bourse,

And the poor have the sufferings to which they are fairly accustomed,

And each in the cell of himself is almost convinced of his freedom. (Chen 2007: 201)

上面诗句里的词汇涉及金融、动物、建筑等语域: brokers(股票经纪人), Bourse(巴黎的金融中心), beast(野兽), floor(地板)。将股票经纪人比喻为疯狂、咆哮的野兽,展示出一幅充满动感、欲望而又繁忙的诗歌意象; cell(小空间)是建筑语域的词汇,它修饰的 himself(自己)是人称语域的词汇,这种搭配对应表示抽象概念语域的词汇 freedom(自由),从语义学角度使其回归语境化,比喻

一个自相矛盾的生存状态:穷人们在一个狭小的、囚笼般的空间里却相信拥有无拘无束的自由。这种语域变异将人抽象的生存状态幻化为一个具体的、形象的诗歌意象,从而使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在某种意义上讲,叶芝也是一个生活在自己小小囚笼里的人,他何尝不相信自己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在一个伟大的诗人黯然离世的时候,人们仍旧挣扎在自己的欲望里。叶芝的死没有改变人们的生活,人们对此也漠不关心。叶芝为之奋斗的、乃至背负骂名的世界一切依旧继续。诗歌的社会政治生命力是弱小的,叶芝的诗歌并未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改变,诗歌的政治生命力似乎没有延续。当诗人已逝,谁又会为他的诗歌辩护呢?所有这些疑虑通过不同语域词汇的混用,构成一幅幅情景交融的、具体的诗歌意象,表达出奥登对叶芝其人、其诗的矛盾心境。

④ A few thousand will think of this day

As one thinks of a day when one did something slightly unusual.

What instruments we have agree

The day of his death was a dark cold day. (Chen 2007: 201)

Instrument 的字典义为仪器、乐器,等等,属于物品语域的词汇。但在这个诗歌意象里, instrument 的语域变异使该词的涵义更加丰富:测量气温的仪器显示冬夜的寒冷;能发声的乐器似乎在为叶芝的死而鸣唱。叶芝的死与寒冷的冬夜融为一体,有形、有声,催人泪下。

诗歌的“意象引导读者走进诗歌的世界,更好地、更深层次地体会和认知诗歌意象与诗歌内容主旨的密切关联”(吴倩 孙丙堂 2012: 96)。叶芝毕竟不是法西斯分子,曾有的偏见与他对爱尔兰、爱尔兰诗歌乃至世界文学的贡献相比,就像被冬雪模糊掉的雕塑一样,因他的辞世而随风飘逝。奥登借用描写地理、自然景观、金融等其他语域的非诗歌语言,通过语域异化手段,描绘出一幅幅具体的诗歌意象,将叶芝的死描写得苍凉而又悲怆。

4 语域变异使语言选择更自由

奥登在《纪念威廉·巴特勒·叶芝》的第二部分把描写人情绪、器官、自然景观等不同语域的非诗歌语言混用在一起,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巧妙而又深入地探究人与社会、诗人与社会以及诗人与诗歌的关系,表达作者错综复杂的情绪。

“修辞(figure of speech)指修饰文辞,亦为文辞或修饰文辞。‘修’是修饰的意思,‘辞’的本来意思是辩论的言词,后引申为一切的言词。修辞本身就是修饰,就是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利用多种语言手段以收到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的一种语言活动。常见的修辞有比喻、比拟、借代、夸张等。”(吴晶晶 2011: 355-356) 比喻又包括明喻、

暗喻以及拟人等。《纪念威廉·巴特勒·叶芝》的第二部分是墓志铭式的章节,仅有 10 行。

⑤ You were silly like us; your gift survived it all:

The parish of rich women, physical decay,
Yourself. Mad Ireland hurt you into poetry.
Now Ireland has her madness and her weather still,
For poetry makes nothing happen: it survives
In the valley of its making where executives
Would never want to tamper, flows on south
From ranches of isolation and the busy griefs,
Raw towns that we believe and die in; it survives,
A way of happening, a mouth. (Chen 2007: 201 -

202)

开篇的 You were silly like us, your gift survived it all 表明奥登对叶芝持否定的态度,但是,叶芝充满神秘主义的诗歌语言以及他卓越超群的写作才华(your gift)使他得到时代的谅解,曾经的政治瑕疵不能掩盖他作为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领袖的光芒。

奥登在该节余下的诗行里,主要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描写诗人与爱尔兰以及诗人与诗的关系。语域变异将其他语域的非诗歌语言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拟人修辞更加形象,更富有表现力。

Ireland(爱尔兰)属于表示国家语域的词,而 her madness(她的疯狂)表示人的情绪,两个不同语域的词搭配在一起将爱尔兰拟人化,暗指叶芝为其疯狂的政治运动;hurt(伤害)属于表示人动作的语域,它的宾语 poetry(诗歌)属于文学学术语域,表达抽象概念,这两个词的搭配将一个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拟人化,把叶芝作为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而备受质疑的问题显示出来,同时将叶芝本人与他的诗歌分离开来;her weather(天气)和 her madness and her weather still 将表示人情绪与表示天气状况的不同语域的词汇搭配起来,以拟人的方式表明作为诗人的叶芝事实上并没有伤害爱尔兰,这也与 For poetry makes nothing happen 相映衬;poetry 是文学学术语,是抽象名词,与 makes(制造)表示具体动作的词搭配,使 poetry 的语域变异为制造主体,结果是 nothing happen(什么也没有发生)这种语域异化的拟人修辞手法巧妙、形象地表达了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诗歌不具有生产或制造具体物的特质,进而表达出诗歌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无力,“Literature is as useless to a society as a couar stud to a nude woman”(文学之于社会的无用如同领口饰针之于裸体女人的无用)(Carpenter 1981: 141)。

叶芝的诗歌以其超凡的技巧与真挚的情感得以幸存。现实生活是肮脏的,人们是忙碌而又孤独的,诗歌是人们孤独灵魂的临时驻足地。正如 In the valley of its making where executives would never want to tamper... 此

处,奥登将叶芝的诗歌安放到一个远离尘嚣的山谷,希望他与他的诗能摆脱政治的困扰,进而回归纯粹的文学。Executives(行政官),south(南方),ranches(牧场),town(小镇),isolation(孤独),die(死亡),mouth(嘴)等词汇分别属于不同的语域,表示人的精神状态、情绪、天气、自然景观、地理位置、行政、城镇、人体的器官,等等。这一系列不同语域的词汇混用在一起,将非诗歌语言转化为文学范畴的诗歌语言,使普通的拟人修辞手法给 poetry 这一静态的文学形式赋予了动态的、具体的形象。从 valley(山谷)开始到 mouth(嘴)为止,用 flow(流动)将诗歌视为有生命的、流动的实体,它在静静地流淌,幸免于难。作者旨在说明,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孤独的,属于文学范畴而非政治范畴。叶芝一直深爱着的爱尔兰是他灵魂的栖息地,他的诗歌深深地融入山川、河流,最终回归自然。

在传统诗歌创作中,诗人一般都使用文雅的、描述性的词汇,运用各种修辞手法来构建诗歌意象。然而,现代诗歌语言的选择范围更加广泛,语域变异使诗人的语言选择更能随心所欲,天马行空。

5 语域变异的目的是:突出主题

与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相比,诗歌的语言更加凝练。语域异化的目的就是在精炼的短短几行诗里“突出”作者要表达的思想。“变异是英语诗歌语言的一个重要文体手段,它集中体现诗人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赋予诗歌一种美学价值,起到突出主题的作用。”(张英 2007: 71)“突出”是指如果把此刻的语境看成一个正常的语言背景,那么经过语域变异后的语言则是突出的部分,也可称为“陌生化”。陌生化的机制是通过运用独特的语言描写原本普通、寻常的景物,使其呈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景象,赋予其不同的氛围,从而引起读者特别的注意,达到不同凡响的艺术效果。换言之,语域变异会使普通语言所描述的诗歌意象具有陌生化的效果,从而达到突出主体和主题的目的。奥登将不同语域的词汇混合使用想要得到的正是这种效果,这一点在《纪念威廉·巴特勒·叶芝》的第三部分表现得尤为突出。

⑥ Earth, receive an honoured guest:

William Yeats is laid to rest.

Let the Irish vessel lie

Emptied of its poetry. (Chen 2007: 202)

在这一部分,奥登直呼叶芝的名字,与题目《纪念威廉·巴特勒·叶芝》相呼应,哀悼之情终于如火山爆发。Earth(地球)本是地理术语,此处将其语域变异作为呼语,既表达对叶芝逝世的悲痛,也突出叶芝死后的归宿——他深爱的爱尔兰,爱尔兰也无条件地接纳他;vessel意为容器、船或血管等,是一个多义词,属于物品名称语

域的词,此处与 Irish(爱尔兰的)属于国家名称语域的词搭配,产生陌生化,其语义已经被转化为指代叶芝的遗体,从而突出叶芝的多面性:伟大的诗人、满腔热血的民族主义者和独往独来的神秘主义者;emptied(倒空)属于人行为语域的词汇与 poetry(诗歌)这一文学学术语语域的词汇搭配,产生一种陌生化的特效,从而突出 emptied 与 poetry 所要表达的意义。诗人已逝,从此诗人创作的伟大诗篇不再属于叶芝本人,而永远属于他所热爱的爱尔兰。

⑦ In the nightmare of the dark

All the dogs of Europe bark,

And the living nations wait,

Each sequestered in its hate. (Chen 2007: 202)

Nightmare(噩梦),the living nations(活着的民族),sequester(隐退),wait(等待),hate(憎恨)是表示人物、人的行为以及人的心理活动等语域的词汇;而 Europe(欧洲),ocean(海洋)则属于地理范畴语域的词汇;bark(吠)是属于动物行为语域的词汇。语域变异使这些词的语义发生改变,从而编织出一幅幅鲜活的诗歌意象,突出压抑的情绪、悲怆的眼神与无声的愤怒。奥登通过描绘这样一个战前的欧洲,也是叶芝离世时的欧洲,从另一个角度评论叶芝其人、其诗,恰当地表达出对叶芝民族主义思想的充分理解。

⑧ With the farming of a verse

Make a vineyard of the curse,

Sing of human unsuccess

In a rapture of distress;

⑨ In the desert of the heart

Let the healing fountain start,

In the prison of his days

Teach the free man how to praise. (Chen 2007: 203)

例⑧和例⑨是《纪念威廉·巴特勒·叶芝》一诗的最后两段,奥登以精湛的语言,通过语域变异的贴切运用将诗歌的气氛推向高潮。Farming(耕种)一词与农业活动有关;vineyard(葡萄园),desert(沙漠)和 prison(监狱)属于地点语域的词汇;verse(诗篇)是文学学术语词汇;curse(诅咒),unsuccess(不成功),rapture(狂喜),distress(不幸)是表示人心理与状态语域的词汇。其中,葡萄园一词既有宗教含义,指天国,也经常指代美好的、理想的地方;heart(心脏)本义指人的器官,此处则指地点。这些经过语域

变异的非诗歌语言突出奥登对叶芝之诗歌的高度评价,即诗篇可以将被诅咒的荒原变成美好的葡萄园。在绝望的日子里,伟大诗人的诗篇使人们充满希望。语域异化的运用为诗人创造一个新的语言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诗人展开想象的翅膀,在不同的语域里飞翔,创作出的诗歌意象好像呼之欲出,让读者难以忘怀。

6 结束语

对叶芝,一位伟大而又充满矛盾的、甚至有些反动的诗人的哀悼,必然是一个复杂的情感过程。基于这种状况,在《纪念威廉·巴特勒·叶芝》一诗中,奥登采用语域变异的手法,使非诗歌语言以其独特的意象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构成一幅幅跨越时空的、动态的诗歌场景,近乎完美地诠释了诗歌的主题。

参考文献

- 奥登. 奥登诗选: 1927-1947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 董洁珍. 功能视角下的语言与语域 [J].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3(12).
- 罗达十. 从“纪念叶芝”看奥登的诗艺 [J].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2).
- 王佐良, 丁往道. 英语文体学引论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7.
- 吴晶晶. 从语域偏离的角度看修辞 [J]. 海外英语, 2011(10).
- 吴倩, 孙丙堂. 英语抒情诗歌中的意向修辞分析——以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两首诗歌为例 [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2(6).
- 张英. 英语诗歌中的变异与突出 [J].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 2007(1).
- Carpenter, H. W. H. *Auden: A Biography* [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1.
- Chen, J. *Selected Readings in English Literature*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Mendelson, E. *Collected Poems: W. H. Auden*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1.

收稿日期: 2014-10-03

【责任编辑 王松鹤】